

宮廷風月

历朝情变演义

珊瑚枕上千行泪

不是思君是恨君

邹纪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宫廷風口

邹纪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廷风月：历朝情变演义/邹纪孟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

ISBN 7-5059-4218-2

I. 宫… II. 邹…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182 号

书 名	宫廷风月——历朝情变演义
作 者	邹纪孟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史 果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09 千字
印 张	17.75
插 页	8 页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218-2/I·3288
定 价	3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生于豫南小城光山，曾就读于邻县潢川。光、潢间多异人，这里留下过司马光坠地时的呱呱哭声，苏东坡贬谪途程中的艰辛足迹。先大人以为，邹姓的人，与山东邹县的大圣人孟子当有着某种渊源关系，遂以“孟”字名之于作者。也许是这些古圣先贤精神基因冥冥中的影响。作者此生便以教育为职业，以文学为专业，而以研读历史为余业。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生活给予作者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人生体验；供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新闻与传播系，有文史著述多部面世。这部书，是在教学生涯之余，以文学的手法再现历史的一种尝试。现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

目 录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赴临淄 仲伋迎新妇 筑新台 宣公占儿媳	(4)
第 二 回 失宠失爱 夷姜含恨辞人世 丧夫丧子 宣姜伤心离卫国	(20)
第 三 回 吕不韦 赠妇又赠子 秦异人 得妻复得儿	(45)
第 四 回 仲父入官 重温旧梦 太后迁居 再续前缘	(62)
第 五 回 吕娥姁 任情妍食其 汉高祖 悲歌别戚姬	(81)
第 六 回 陈阿娇 怨泣长门宫 卫子夫 惨死椒房殿	(110)
第 七 回 赵飞燕 入主椒房殿 许皇后 贬居昭台宫	(140)
第 八 回 赵合德 心狠害皇子 淳于长 大胆戏废后	(158)
第 九 回 公主送女 入宫待选 窦氏媚帝 独得恩眷	(178)
第 十 回 窦皇后 陷害宋姐妹 汉章帝 赐死梁贵人	(195)

宫 廷 风 月

- 第 十 一 回 入邳城 曹丕得佳妇
宴铜雀 曹植赋新诗 (210)
- 第 十 二 回 甄氏女 临终馈玉枕
曹子建 对水赋洛神 (228)
- 第 十 三 回 冯妙莲 入宫得帝宠
高菩萨 采药动尼情 (251)
- 第 十 四 回 谗言害人 妙莲无义
遗诏赐死 元宏有情 (274)
- 第 十 五 回 禽兽不如 齐祖占嫂
廉耻全无 胡后通臣 (300)
- 第 十 六 回 害人害己 奸臣毙命
误国误身 太后为娼 (332)
- 第 十 七 回 后来居上 武妃获宠
求福得祸 王后被黜 (350)
- 第 十 八 回 惠妃不惠 计陷帝子
明皇不明 枉杀亲生 (379)
- 第 十 九 回 风吹雨打 李煜继位
花明月暗 女英赴约 (401)
- 第 二 十 回 李后主 亡国赵匡胤
小周后 失身宋太宗 (417)
- 第 二 十 一 回 风流国君 狎娼宿妓
青楼女子 殒玉消香 (447)
- 第 二 十 二 回 众官女 挥绳勒暴主
嘉靖帝 纵火焚发妻 (474)
- 第 二 十 三 回 美庄姬 情动多尔袞
智太后 下嫁摄政王 (498)

目 录

第二十四回	董鄂氏 美色压群秀 顺治帝 痴情有独钟	(522)
第二十五回	董氏侍母 深明大义 顺治失妃 痛不欲生	(544)
尾 声		(559)

楔子

中国历代帝王后官女子之多，大约也可算人类历史之最了，《周礼》一书明文规定，天子应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实际上，后世任何一个帝王所拥有的女子都远远不止此数。晋武帝官人多至一万不敢称空前，唐玄宗后来居上高达四万，也未必就是绝后。这些麇集在一个帝王身边的成千上万的女子，被冠以皇后、贵妃、昭仪、婕妤、美人甚至答应、常在等等名目不同的头衔，她们都是帝王合法的妻子，但她们很少有平民百姓人家夫妻之间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平稳而又正常的生活。帝王有欲无爱，对他说来，这些女子不过是他发泄性欲的器具，传宗接代的载体，他是她们的主人，对她们取舍随意，宠衰无常，决定着她们的荣枯以至生死。

这些女子别无选择，她们只能依附于这个男人，为了能够讨得他的欢心，得到他的恩宠，她们各自费尽心机，施展手段，想出一切办法去吸引他，迷惑他，以期将他牢牢地系在自己的石榴裙下，而对其他的女子则排斥、陷害。于是，在那胭脂弥漫的椒房之内，该有多少温柔的阴谋，销魂的陷阱；在那些绝色佳丽的莺声燕语中，该有多少如刀的谗言，如剑的谤语。幸运者既可得到男女情爱之欢，又可得到权势财富之享；

而失败者只能长门寂寂，以泪洗面，在那如同坟墓般的冷宫永巷中，耗尽自己的一生。由于皇家的感情纠葛总是和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搅和在一起，便更显出一种无情的残忍，有的女子付出了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这其间该有多少可悲、可叹、可惊、可骇的离奇故事啊！

有的女子不甘心在后宫这华丽的牢笼中，徒有皇后、妃嫔之类的显耀头衔，而实际上过着一种如同寡居的孤寂冷清的生活，她们勇敢地摆脱皇家法规的枷锁，封建道德的羁绊，冲破九重官门的禁锢，大胆地、甚至是有些放纵地去追求一个女人所应当得到的感情以及生理的需求。于是在那威严的皇宫禁地，在那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眼前或背后，甚至在他的御榻之上，演出了多少或浪漫、或淫邪、或凄惻、或惨烈的第三者插足的婚外恋情。这样的事情，自有宫廷以来的几千年，史不绝书。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给那沉闷的后宫生活平添了一种异彩。

这一特殊的群体，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她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至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使人们感到莫大的兴趣。那些有大荣辱、有大起伏者，有别情、有艳史者，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闺中儿女，言传口述；文人墨客，笔写书载。什么《汉武帝故事》、《飞燕别传》，什么《长恨歌传》、《连昌宫词》，什么《汉宫秋》、《长生殿》，举凡稗官野史、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各种文章样式，无不铺叙渲染，各逞才情。此类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是家喻户晓的名篇，千年不朽的巨著。近年以来，这类题材更成为影视界人士竞相逐猎的热门，《武则天》、《唐明皇》，动辄数十集；更有那财大气粗的大老板，声言不惜斥资逾亿，要将历代后妃，全部搬上银屏。后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早已消失了，人们对她们的兴趣反而越发浓

厚了。

写书人不甘寂寞，不自量力，也想插上一足，凑个热闹。但展纸提笔，却颇费踌躇，如何个写法才好呢？专写一人，鸿篇巨制，难免多加油醋，有失真实；取人太多，面面俱到，成为履历小传，又兴味索然。思忖再三，遂决意以名后名妃为主，拣取其中一些或曲折哀婉、或荒唐绝伦、或骇人听闻的人和事，铺写演义，敷衍成篇。由于历代史书对官闺之事，大多讳莫如深，记载简略，写书人不得不就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情感思绪、场面的铺叙渲染上，多加推测，稍驰想象，合理虚构，虽不同如官书正史之言必有据，但亦不同于某些稗官野史的荒诞无稽，还是那句老话：“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务求做到传人传事，传神传情。虽说难免遭文不载道之讥，自信亦无伤于道德教化，倘能有增加闻见之功，消解愁闷之效，愿亦足矣。

第一回 赴临淄 仲伋迎新妇 筑新台 宣公占儿媳

话说在如今河南省之北，河北省之南，山东省之西，山西省之东，大约在今河南安阳、淇县一带，有一片广袤的平原，这里沃野千里，河流纵横，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是我们华夏民族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夏、商两朝的都城，便是建立在这里。春秋时期，这里有一个卫国，本文的主人公卫宣公，便是卫国的一代国君。

说起此人，在春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也算有点名气，不过，这既不是由于他的文治武功，也不是由于他的道德教化，而是由于他的荒淫无耻。早在他还是太子时，便和他的父亲卫庄公的爱妾，也就是他的庶母夷姜勾搭成奸，并且弄出了个儿子，取名仲伋；到他继承君位以后，便立夷姜为正夫人，而将原配夫人邢氏冷落到了一边。由于爱屋及乌，又剥夺了邢氏夫人所生的嫡长子伯昭的君位继承权，而立仲伋为太子。虽然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可谁管别人家的闲事，列国也都认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仲伋也已长大成人，到了该成婚的年龄了。岂料就在这时，这位荒唐的国君又闹出了一桩遗臭万年的风流公案。

给仲伋聘娶的女子叫齐宣姜，是东邻之国齐国国君齐僖公的女儿。宣姜居长，还有一个妹妹叫文姜。这姐妹二人，一个

第一回 赴临淄 仲伋迎新妇 筑新台 宣公占儿媳

赛过一个美，一个胜过一个艳，是闻名列国的一对姊妹花，令列国的君臣显要艳羡不已，纷纷前来求亲。妹妹文姜已于两年前嫁给了鲁国之君鲁庄公，姐姐宣姜倒落在后面。由于齐卫两国是近邻，历史上又有通婚的传统，僖公便答应了将宣姜许配给仲伋。

这一年，宣姜已经十七岁了，出落得像一朵盛开的牡丹，仲伋亲自前来迎娶了。一见到仲伋，宣姜的眼睛一亮，他，面如秋月之洁，目如寒星之朗，身材如翠竹之修长，仪态如玉树之临风，同自己这多年来深闺长夜少女梦中所想象的人毫无二致。宣姜欢天喜地，在拜辞了宗庙、叩别了父母之后，便要随仲伋而去了。

上百辆的马车、牛车，装载着嫁奁，拉着迎亲、送亲的大臣和齐宫陪嫁的男女宫奴，浩浩荡荡，驶离齐国的都城临淄。听说是国君嫁女、太子娶妇，临淄百姓，万人空巷，都涌上了街头，夹道观看。

宣姜的哥哥诸儿，率领了朝中大臣，在临淄西门外为宣姜送行。当宣姜和仲伋所乘坐的油饰得色彩斑斓的马车驶出城门时，乐声骤起，诸儿及众大臣拥上前来，把酒饯行，殷勤致语，自有一番依依深情，这里也不必细表。想起即将远别父母兄弟亲人，离开自幼就生活在其中的临淄宫殿，宣姜陡然生出一丝忧伤，流下了两行滚热的泪水。

诸儿领头，唱起了一首送别的歌曲：

燕子高飞三丈三，
张开翅膀叫得欢。
可怜我妹妹要出嫁，
哥哥送你到城外边。

抬起头来望不见，
哥哥我伤心泪连连。

燕子高飞九丈九，
张开翅膀叫不休。
可怜我妹妹要出嫁，
哥哥送你到大路头。
踮起脚来望不见，
哥哥我伤心泪长流。

.....

车队已经走出很远，那袅袅的歌声还是不绝如缕。

车队在与大河（黄河）并行的驿道上迤迤拉开，连绵达数里之长，首尾不能相见。正是暮春三月天气，风和日丽，天蓝地青，燕飞蝶戏，柳绿花红，好一派动人的风光。车队不徐不缓地行进着，马不嘶，牛不叫，只有车轮的吱扭声和牛颈上铃铎断断续续的叮当声，彼此应和着，令人昏昏欲睡。宣姜是个活泼好动的女孩儿，耐不住这长途跋涉的寂寞，便吩咐停车，向身边服侍的媵女耳语了两句，媵女笑着点了点头，搀扶着宣姜下车，追上前面仲伋的马车。宣姜叫道：“太子停车！”

车停住了，仲伋问：“宣姜公主，有什么事吗？”

宣姜道：“让你的陪乘下车！”

仲伋疑疑惑惑，让陪乘下了车。宣姜也不让人搀扶，一步跳上车去，坐在仲伋身边。仲伋大惊失色，忙道：“宣姜公主，你这是为何？”

宣姜嘻嘻笑道：“一个人坐车怪乏味的，咱们俩同乘一辆

车，也好说话解个闷儿！”

仲伋急惶道：“这甚为不妥，男女同车而坐，这可是有违礼仪的呀！”

宣姜一本正经地问：“你来我齐国干吗？”

仲伋道：“迎接公主呀！”

“迎接我干吗？”

“结为夫妇呀！”

宣姜得意地笑了：“是呀，你我既然要结为夫妇，今后还要同室而居、同床而卧，同车而行有什么不可呀？”

仲伋无可奈何地说：“只怕大臣们议论！”

宣姜说：“他们哪里管得了我们！”接着便亲亲热热地倚在仲伋的肩头，说道，“你看那花间的蝴蝶，尚且成双成对，何况我们！”

仲伋赶又不好赶，躲又躲不开，只好绷住脸，正襟危坐，听凭宣姜有一句没一句的东拉西扯。宣姜却非常惬意，她并不稀罕仲伋的太子的地位，以她的身份，嫁给一个大国之君也是十分容易的事。难得的是，仲伋与自己的年貌相当，更难得的是，仲伋是一个十分温柔和顺的男儿。想起自己终身托付得人，宣姜心满意足，她急切地盼望早日到达卫国，好开始婚后的新生活。

一行人晓行夜宿，十几天后来到了莘县，这里是齐国的边界城市，再往东渡过淇水，便是卫国了。莘县守举行盛宴款待仲伋、宣姜及其随行人员，既是接风，又是送行。

仲伋滴酒不沾，在宴会上露了个面，便退了出来，独自回到馆舍。馆舍是一座深邃的大宅院，前后有好几进，仲伋住在第二进，第三进住的是宣姜。十几天来的鞍马劳顿，仲伋的确有点疲劳，难得有这一刻的清静。回到卫国后要举行婚庆大

典，又有一大套繁文缛节，此刻，他想休息一会儿。他倚几半卧，以手支颐，一阵困意袭来，他呵欠连天，渐渐地睡着了。

忽然，一阵嘻嘻的笑声将他惊醒，他微微睁开眼，蒙眬中看到宣姜站在面前，他一惊，连忙直身坐了起来。只听宣姜笑道：“太子真会图清闲呀，怎么逃席了？”

仲伋道：“不胜酒力，呆在那里，倒搅了别人的兴致，你不也逃了吗！”

宣姜笑道：“我是看你出来，才跟着出来的呀，你不在，我在那里还有什么意思！不过，这种场面上的事，你也得学会应酬应酬才好，将来成了一国之君，列国会盟时，难道你也逃席不成？”

仲伋道：“君父正在盛壮之年，那种事里离我还远着呢！”

宣姜道：“早晚也会与这么一天的！”说着便挨着仲伋坐了下来。

这些日子，路上经常同车而坐，仲伋已经习惯，也就不再闪躲。

宣姜笑道：“我们齐、卫两国也算有缘，我的姑奶奶嫁给了你的爷爷，我又要嫁给你！”

她所说的那位姑奶奶叫庄姜，是卫庄公的正夫人。宣姜问：“听说我们那位姑奶奶是位大美人，你见过她吗？”

庄姜的确十分美，卫国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歌，就是夸赞她的美丽的，其中唱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成为后来形容美人的名句。不过，一个晚辈是怎么好议论长辈的容貌，仲伋只是含糊其辞地答道：“儿时在宫中见过。”

宣姜忽然问道：“她有我美吗？”

这一问大大出乎仲伋的意料，他颇有点狼狈，避开了宣姜

那火辣辣的目光，吞吞吐吐道：“这个，这个……”

宣姜有点恼怒，一把扳过仲伋的头，正对着自己的脸孔，眼对眼地盯着他说道：“一路之上，你从来不正眼看我一眼，今天你好好看看我，回答我！”

仲伋想避也避不了，只好直视着她。唉，她真是太美了，肌肤白如雪，润如玉，那两弯修长的睫毛下，一双眸子，清澈得像两泓碧潭。其实，一路之上，仲伋已经暗中窥视过她多次，早已对她倾倒，如今这么并膝而坐，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少女特有的幽香，更令他陶醉，早已萦回在脑中的那句话，不由得脱口而出：“你的美，天下无人能比！”

宣姜一把搂住仲伋的脖子，欣喜地说：“你总算说了句可人心的话！”接着，又贴着他的耳朵问：“喜欢我吗？”

仲伋更狼狈了，结结巴巴地说：“喜，喜欢，真喜欢！”

宣姜贴着他的脸，轻声地说：“你这个呆子，既然喜欢，还等什么呢？”说着拥着仲伋躺到了席上。

仲伋不知道宣姜要干什么，当他发觉宣姜已抻开了衣带，褪掉了衫裙，即将袒露出她那晶莹如玉的胴体时，他骤然明白了，直觉得周身热血奔涌，只听宣姜喃喃地道：“太子，来，来呀！”仲伋几乎不能自持，可他还是艰难地从宣姜的怀里挣脱开来，惊惶地说：“宣姜，不，不能……”

宣姜半睁开眼，迷惑不解地问：“太子，你怎么啦？”

仲伋清醒了些，说：“宣姜，这样不好，你我尚未举行婚典，尚未祭告天地、祖宗，这是不合礼仪的！”

宣姜争辩道：“你我的婚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道没有那些礼仪、庆典，你我就不是夫妻，不能行夫妻之事了吗？太子，你怎么那么迂哟！”说着又勾住了仲伋的脖子。

仲伋坚决地推开了她，说道：“仲伋决不做此苟且之事！”

这一句话招怒了宣姜，她翻身坐起，整理好衣衫，愤愤地道：“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怎么就苟且了？难道像你父母那样，倒不是苟且？”

一听这话，仲伋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头也立刻耷拉下去。

宣姜发觉自己着这话说得太重了，连忙抱住仲伋道：“太子，是我说话太造次，你千万不要怪罪，我不是有心要伤害你，你难道看不出，我是真心喜欢你吗？”

仲伋痛苦地挥了挥手，说：“你，去吧！”

第二天一早，这一行人离开了莘县，横渡淇水，进入卫境。正是枯水季节，淇水深才没膝，运送嫁奁的车辆都涉水而过，只有仲伋、宣姜和几位迎送亲的大臣乘船而行。在船上，宣姜一反往日嬉笑的习惯，一言不发，可她那目光中的幽怨，压迫得仲伋抬不起头来。除了媵女外，谁也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情。

卫境一方的岸边，早已有一群大臣在迎候，为首的是仲伋的老师右公子师职。一番寒暄后，师职将仲伋拉到一边说道：“主公正在新台之上，等候太子和新人拜见。”

“新台？什么新台？”仲伋不解地问。

“喏。”师职往前一指，仲伋顺眼看去，只见远处高阜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土台，上面还建有殿堂亭阁。

仲伋吃惊地问：“这新台是什么时候建的，我走的时候还没有呀？”

师职道：“主公征用了上万名役夫，昼夜不停，前后不足五十日，便建起了此台。”

仲伋想：“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君父为何如此不惜民